



北国风

飘荡的红头巾

□王丽娟

春节前的年货大集上,满眼都是红红的喜色,春联、福字、挂钱、年画,流动着的人群喜气洋洋,构成一幅东北民俗风情图画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在东北过年时,年轻的姑娘媳妇都要买一条红头巾,扎起来以示吉祥如意。红头巾通常是用纯棉线或腈纶线纺织而成。铺展开来,就是一米多见方的形状,周围都是编织成流苏样的缕缕丝线。它常常被对叠成三角形,系在头上或披在肩上。摸在手里柔软厚实,戴在头上保暖实在,紧贴在脸颊上无比的温暖。

早年,东北妇女们头上围着红头巾,在院里院外或山上忙碌着,红头巾就像一面面鲜艳的旗帜,在人流中飘荡,构成了寂寞乡村间那一抹亮丽的风景。不管是秋冬还是春天,不管是农闲农忙,这条红头巾总是与年轻的女人形影不离,遮挡风寒,避开灰尘和草屑,为女人增添了媚丽风采,也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了温情。在东北农村,还有一个最普遍的情况,就是新娘子在结婚时,总要购买一方新的红头巾,作为自己的红盖头,既俊俏美丽,还很喜庆,也是图个吉利。无论是田野劳作的青春少女,还是家里家外忙碌的庭院少女,或进城赶集的中年妇女,春秋冬三季,她们总是一条红色的头巾不离身——远远地就能瞧见她们迷人的身影。

我记得妈妈也有一方这样的红头巾,那一年春节,我们全家准备出发去给姥姥姥爷拜年,妈妈把红头巾对折成三角形,往头上一披,两只角在下领一扎,走出了屋门,等在院子的爸爸竟然没有认出妈妈。在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里,在拜年的亲人们一张张幸福笑脸的映衬下,戴着红头巾的妈妈真是分外俊俏秀美。那时候东北的冬天真是格外寒冷,格外漫长,严寒贪婪地吞并了两头的春秋两季。而且那时居住的都是平房,每当北风吹起来,感觉分外地森冷寒凉。因此,一年的大部分时间,妈妈好像都要扎着红头巾。冰雪天里,我放学回来,远远看见院子里那方晃动的红头巾,就知道到家了。

那年,红头巾意味着母亲,意味着家,意味着温暖和想念,意味着节日的欢乐与祝福。红头巾,流动在北方院落、乡村小路或无边田野,代表了那个年代女性的生活符号和爱美标志。它正如一抹挥不去的乡愁,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北方往事里。



东北挂钱。

刻挂钱

□王文山

挂钱,是中国北方地区贴在门楣、房檐上的一种传统剪纸艺术。叫法有挂签、挂千、吊钱、过门笺、门吊子,是中国民间刻纸艺术品中的和带上。由于图案清晰、绚丽,花纹细腻精美,又因图案多为古钱状,故古人才将其称挂钱了。挂钱,其形状如小盾。新春佳节,东北乡村人家都喜欢在自家门楣上贴上一排色彩缤纷的挂钱,作为新年点缀,借以邀引财源。挂钱在乡村最是盛行,除门楣、房檐下,也有把它贴在财神洞、仓库、鸡舍、猪舍和井台的上。

挂钱上刻镂着吉祥的图案和文字,上沿贴牢,下面大部分悬空,可随风飘动。挂钱和春联交相辉映,呈现出一派浓厚的乡土气息和辞旧迎新的节日景象。小时候,我最热衷的是忙年备年货。八、九岁时就和大人学着剪挂钱儿、画家谱,目的是用剪挂钱儿和画家谱获得的钱去买鞭炮、小灯笼、大块糖等,以满足自己玩乐、解馋虫的开心和快乐。

前不久,认识了双城区一个靠剪纸脱贫致富的农民闫国喜。因在家中哥兄弟中排行老三,乡亲们都喜欢叫他“闫三儿”。“闫三儿”制作挂钱的手艺是奶奶从早期间周东关的一位山东妇女那里学来的,传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。1982年,13岁的“闫三儿”每逢春节前放假时,就跟着奶奶和父亲学剪挂钱儿。做木匠活的父亲给他做了一把雕刻刀。最初,冬天的3个月,尽管他昼夜兼程,忍受着前胸疼痛和双手磨出的一层层茧子,都出不了多少活。那时图的是卖钱,过年时买新衣服和鞭炮。后来他把刻制工具改成用脚踩,速度提高了许多,一天就能制作出五六千张。现在他用改造过的机器一天能制作出一万张挂钱儿。当制作挂钱儿成了他致富的手艺后,他的挂钱儿图案从原始的粗糙、呆板,材质单一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图案鲜明简练,艺术风格各异。其材质也从过去的几毛钱五彩纸发展到蜡光纸、彩印、烫金、织绒、满金和浮雕。

“闫三儿”最早在双城随着年集市场下乡卖挂钱儿,走乡串村,顶风冒雪。如今,小小的挂钱儿让“闫三儿”家几代人,靠着这代代相传的手艺,摆脱贫了穷,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。



关注北国风

那年月,过年有意思,忙年比过年还有意思,我忘不了忙年的一幕一幕。腊月里,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民谣:过年一到,丫头要花,小子要炮,老头要顶红毡帽……

欢欢喜喜忙过年

□金恒宝

我小的时候,一进腊月,就开始跟着大人忙年。大人们爱说:“又进腊月门了,离过年不远了。”“不远遐”这句土话在当时听来习以为常,进城三十多年,一到腊月,我就会想到“不远遐”,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一年比一年亲切。离过年一天比一天近了,忙年的序幕越拉越大:倒炉筒子、扫尘、糊墙、穿新鞋、新衣裳、磨米磨面、撒粘糕豆包、蒸开花大馒头、包冻饺子、装酱油打醋、写对联刻挂钱、糊大红灯笼、练大秧歌请二人转……

那年月,过年有意思,忙年比过年还有意思,我忘不了忙年的一幕一幕。腊月里,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民谣:“小孩小孩你别哭,过年杀头大肥猪;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快过年了,孩子们走东家串西家,谁家蒸好了粘糕、豆包、馒头,一揭锅,热气和浓云一样,啥也看不见,只好开门放气。一开门,滚滚的热气一个劲儿地往外冒,孩子们一见到谁家冒热气就跑来了。大人说,没有小孩子跟旋绊脚混混着,过年还嫌不搭的呢。

吃饱了的孩子该聚在一块堆儿起腻了,男孩拿一根燃烧的香,从兜里掏出一个个小洋鞭,点燃后往没人的地方一扔。有的孩子拿着放,手被崩黑了,崩疼了,一搓巴也没啥事。丫头片子掏



喜迎新春。作者 翟文秀

出头上戴的花,戴一会儿就摘下了,说留着过年前儿戴,还有的掏出红头绳、彩线互相显摆。这帮小家伙疯疯闹闹,嘴里一遍一遍地念叨民谣:“过年一到,丫头要花,小子要炮,老头要顶红毡帽……”

年的脚步噌噌地近了,忙年的乡亲们更是忙得脚打后脑勺。忙年混合,忙年有趣,忙年充实。小年刚过一天,也就是腊月二十四,大清早村里的广播喇叭就开始喇叭:有进城办置年货的沙楞(迅速)到村东头集合,王大老板子赶车,去晚了可不等了……喇叭里的声音太大,震得耳根子麻木。半大小子和半大姑娘、老爷们和老娘们急忙下炕往村东头赶,有人背着帆布包儿,里面的空瓶子叮当响,有人手里提溜着麻绳,还有人把三角兜搭在胳膊上……

不大一会儿功夫,马车周围全是一人,拉外套的是一匹枣红马,马看人多了,兴许知道要过年了,嘶鸣助兴。淘气的孩子蹲上马车玩耍,你给我一拳,我给你一巴掌。

一帮人脚前脚后跟着徐老海往城里走,马车把行人甩的挺远,路过一个村子,马车转了一个弯儿,后边的人看

见前边坐马车的人从车上下来了,跟在车后踩脚、抄袖、捂耳朵,慢慢腾腾地往前走。王老板子也下车了,抱着膀夹着鞭子迈四方步。徐老海比比划划地朝前指着说:“快看车上那些人,冻得哆哆嗦嗦受不了了,都下来了,你们看吧,没

人敢坐车了。”大伙嘻嘻哈哈,讲一些笑话取乐,不大一会儿就追上前边的人了。三喜子打开话匣子:“你们这些老杂毛坐四条腿的马车,还赶不上我们两条腿快呢,图个啥玩意?”车上来的人冻的磁磁哈哈,没有闲心和他斗嘴,他继续起刺儿:“你们这些老家伙享老福了,进城有车坐,赶上送亲的娘家人了,这回过瘾了吧?”小辣椒反唇相讥:“没人嘲扯你,你还没头了呢。一脚没踩住,搁哪儿蹦出来你这个不孝心的玩意?要不是大过年的,我非得骂你个六门到底!”坐车的和走路的,不知不觉一块堆儿赶到了城里。

从城里返回来是满载而归,一路欢歌。车上装着大伙合在一起买的好几个冻梨、冻柿子,还有冻豆腐、刀鱼、衣物、糊墙纸……马车上货物多,坐不下那么多人,只有几个腿脚不好的坐车,其余的人全都步行。在这些步行的人群中,有人背着布包,里面有罐头、酒瓶、醋瓶、酱油瓶,还有的用三角兜拎着糕点、糖果、鞭炮……这些东西不敢往车上放,怕磕怕碰怕散花。

那年月,在乡下还有不同的忙年方式,家家户户贴春联、贴福字。而村里的范教员,每年都忙着给全村人家写对联;周奶奶,忙着给家家户户剪窗花;杨胖子,忙着给乡亲们刻挂钱儿;陈大娘,忙着给孩子们炸麻花;福二爷,忙着给讲究的人家糊糊糊墙……过去的忙年,对我来说是幸福而又美好的回忆……



剪窗花贴福字。

那年那月 NANIANNAYUE

盼年

□于凌云

有民谣道:老头儿盼年,烧酒两坛;老太太盼年,饺子蘸蒜;小伙子盼年,好吃好穿;小媳妇盼年,花枝鲜艳;小小子盼年,鞭炮连天;小姑娘盼年,绒绳两团……那时,虽然生活贫困,可家家都是那么心盛,心中就像有一团火,比赛似的忙年:杀年猪、淘年米、办年货。竖灯笼杆,扎灯笼……庄稼人辛辛苦苦干一年了,图的是吉利、乐呵!

小时候,进了腊月门儿,就开始盼年了。大年三十儿,对孩子来说,是特别神往的。那古老而悠久的民间风俗,犹如一曲曲动情委婉的歌,伴随着过年乐章的每一个旋律,彰显出老一辈人那朴素的美好祈愿。早晨,天刚蒙蒙亮,星星尚未消失,我们就起来了。吃完早饭,我们和大人学着剪挂钱儿、画家谱,目的是用剪挂钱儿和画家谱获得的钱去买鞭炮、小灯笼、大块糖等,以满足自己玩乐、解馋虫的开心和快乐。

前不久,认识了双城区一个靠剪纸脱贫致富的农民闫国喜。因在家中哥兄弟中排行老三,乡亲们都喜欢叫他“闫三儿”。“闫三儿”制作挂钱的手艺是奶奶从早期间周东关的一位山东妇女那里学来的,传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。1982年,13岁的“闫三儿”每逢春节前放假时,就跟着奶奶和父亲学剪挂钱儿。做木匠活的父亲给他做了一把雕刻刀。最初,冬天的3个月,尽管他昼夜兼程,忍受着前胸疼痛和双手磨出的一层层茧子,都出不了多少活。那时图的是卖钱,过年时买新衣服和鞭炮。后来他把刻制工具改成用脚踩,速度提高了许多,一天就能制作出五六千张。现在他用改造过的机器一天能制作出一万张挂钱儿。当制作挂钱儿成了他致富的手艺后,他的挂钱儿图案从原始的粗糙、呆板,材质单一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图案鲜明简练,艺术风格各异。其材质也从过去的几毛钱五彩纸发展到蜡光纸、彩印、烫金、织绒、满金和浮雕。

“闫三儿”最早在双城随着年集市场下乡卖挂钱儿,走乡串村,顶风冒雪。如今,小小的挂钱儿让“闫三儿”家几代人,靠着这代代相传的手艺,摆脱贫了穷,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。

腐、猪肉皮熬冻子。这四个主菜和两个配菜,有“富贵有余”、“六合同春”之意!

母亲扎着围裙,挽起袖子,在厨房里紧忙活:一会儿炖小鸡,一会儿又煎鱼……

一股诱人的香味,不断地从厨房里传出来。直往鼻子里钻!刚到下午一点左右,就把做好的菜摆满了餐桌,看着真馋人!开饭之前,要先敬老祖宗。须沐手焚香,虔心秉烛,恭身敬酒。立时,香烟绕梁,酒香扑鼻!面对如此场面,在我小小的心灵中,生出几分神秘感!……开饭了,桌上的饭菜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了。主食是馒头,有“生活蒸蒸日上”之意。

父亲让我们猛吃别装假;母亲往我们碗里夹肉……那一刻,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是最幸福的了!全家人分享着节日带来的快乐,欢欢喜喜过大年!

如果说,腊月二十三就已拉开过年的序幕,那么,大年三十儿之夜,便把过年推向高潮。夜幕刚刚拉开,小屯便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:家家户户的院子里,红灯高挂;屋里屋外灯火通明。远远近近不断地传来鞭炮声。这时,各家的女人们都动手准备年夜饭。饺子早剥好,面和完也“饧”得差不多了,就等着开

始包了。这顿饺子是非常讲究的。一般都是猪肉酸菜馅儿。女人们精心调理,一丝不苟,拿出了最佳的手艺!

包饺子时,全家人围坐在炕上,有说有笑,谈论着生活,憧憬着未来,话题有趣而动听。

饺子里往往要包进一或两枚硬币,谁吃到了,就预示着他吉祥顺利,新年有好运。饺子包完后,女人们要看一看饺子皮儿剩下了,还是饺子馅儿剩下了?若是皮儿剩下了,就预示来年有衣服穿;若是馅儿剩下了,就预示来年有粮吃。

大年夜,先人们都回家来了,家里人是不准到别家串门的。包完饺子,母亲便领我们在家“守岁”。坐在炕上和我们玩“嘎拉哈”,猜谜语,讲闲话儿……充满了无限情趣儿!我们谁也不肯睡觉,困了就啃几口冻梨蛋子。

午夜零点到了。家家的房门前,都用柴草燃起一堆火——“发纸了”!多数人都摆上香案,焚烧纸钱,磕头,接老祖宗回家过年了。此时,左邻右舍,各家各户,远远近近,四面八方的鞭炮声如同爆豆,震天动地,响成一片。顿时,小屯沸腾了!各家“发纸”的火光,照亮了夜空,犹如盛大节日里燃放的焰火,美极了!简直成了童话中的神奇世界。与此同时,各家的男人还提着灯笼,迎接财神、喜神!为的是保佑一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

饺子煮好了,白花花地漂满锅。就像无数个小元宝儿!父亲喜孜孜地问:“起来没有?”母亲爽快地答道:“起来了,起来了!”预示日子起发了。父亲又问:“挣了没有?”母亲笑着说:“挣了,挣了,去年挣一万,今年要挣三万!”听了母亲的话语,全家人都朗声笑了起来,对新一年充满了无限希望!吃罢年夜饭,外面仍有鞭炮声传来。给长辈们拜完年,小孩子们摸摸平时空荡荡的衣兜,早已鼓起来了……

几十年过去了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,农家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。如今,孩子们已不再盼年。可是,儿时过大年的那种无穷乐趣儿,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。



小孩子,进了腊月就盼年。

风俗画儿

FENGSHUHUAER

腊月二十三

□于兆瑞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夜,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灶、扫尘、吃灶糖的日子。民谣“二十三,糖瓜粘”指的即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祭灶、过小年的说法。

祭灶的风俗,由来已久。灶君,在夏朝就已经成了传统民间祭崇的一位大神。记述春秋时孔子言行的《论语》中,就有“与其媚舆奥,宁媚与灶”的话。先秦时期,祭灶位列“五祭之一”(五祭为祭灶、门、行、户、中雷五神。中雷即土神)。祭灶时要设立神主,用丰盛的酒食为祭品,祭灶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原始拜物教的痕迹。

东北民间传说,灶王爷上天专门告人间罪恶,一旦被告,大罪要减寿三百天,小罪要减寿一百天。在《太上感应篇》里,又有“司命随其轻重,夺其纪算”的记述。司命即指灶君,算为一百天,纪指十二年。在这里,重罪判罚又增加到减寿十二年了。所以在祭灶时,要打点一下灶君,求其高抬贵手,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

举行过祭灶后,便正式开始迎接过年的准备了。

记得父亲把贴在锅台后面墙上经过一年的烟灰火燎、面目皆非的灶王爷,从墙上轻轻地揭了下来,放在早已摆满酒食、灶糖等祭品的盘子上,端到天井院里和一圈烧纸一起烧了。母亲这时用一块毛巾抱着头,在屋里用扫帚打扫积聚了一年的墙上的灰尘、蜘蛛网。扫完屋里的灰尘后,父亲又把集市地摊上买来的木板灶王爷画像,恭恭敬敬地贴在了锅台后面的墙上。这些烧纸、扫尘的事与我这小孩子均没有关系,我所关心的是放在盘子里的灶糖。等父亲把新的灶王爷贴在了墙上,我就急忙地抢着去拿盘子里的灶糖。

灶糖是一种麦芽糖,白色,黏性很大,长条形的灶糖称为“关东糖”,圆形的叫做“糖瓜”,这种灶糖不耐高温,容易融化,只有冬天才有,吃起来甜香酥,别有一番风味。

每年从腊月二十三起到除夕为止,我国民间把这一段时间叫做“迎新日”。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,北方叫“扫房”,南方叫“掸尘”。在春节前扫尘,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。按民间的说法,因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,新春扫尘有“除陈纳新”的涵义,其用意是要把一切“穷运”、“晦气”统统扫出门。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,农村的人们就开始做大年的准备了。如民谣:二十五,写福字;二十六,去割肉;二十七,宰公鸡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……



写春联。作者 翟文秀

如今,春联都是印刷品了,手写春联的年代,已经成为过去。只有我,还在怀念为乡亲们写春联那一个个火红日子,还在回味着从前写春联时的无限快乐

难忘写春联

□张林

我认为,贴上春联